

吴淑平 / 著

Fangai
Yitiaoshenglu

少妇是第三泡茶，

苦涩将尽芳香正浓。

如今的商场竞争就是一场高智商的搏杀。

他喜欢在幸福的时候想起地狱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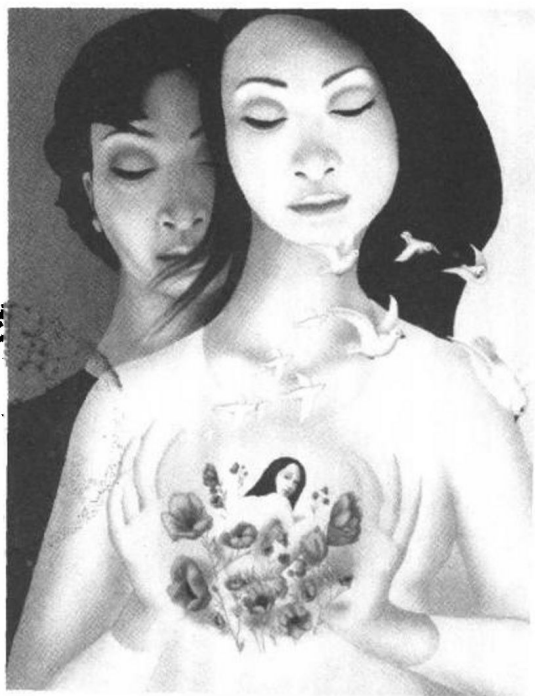
习惯在悲伤的时候想到天堂。

放爱

一条生路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吴淑平 / 著



放爱一条生路



B1270855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放爱一条生路/吴淑平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5039-2392-X

I. 放... II. 吴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6703 号

放爱一条生路

著 者 吴淑平

责任编辑 金 燕

版式设计 任惠明 白雪燕

封面设计 夏 映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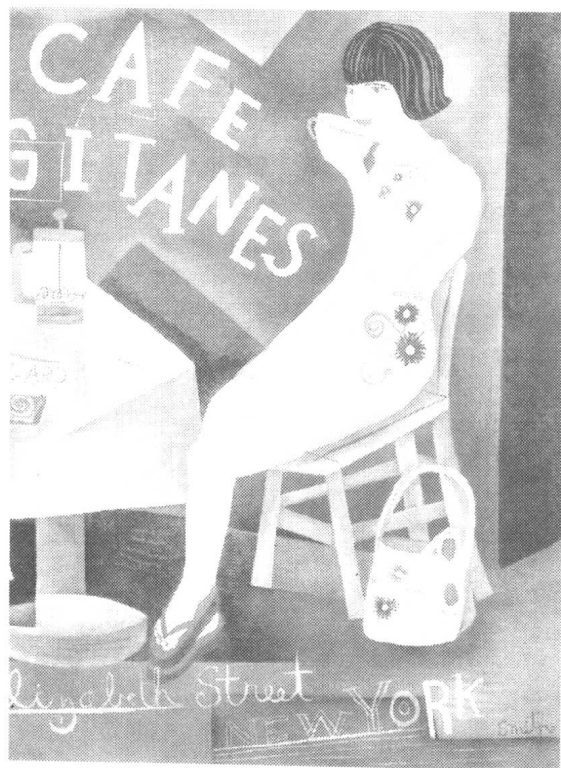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11.875

字 数 120 千字

书 号 ISBN7-5039-2392-X/I·1095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

这是一间飘渺而暧昧的西餐咖啡屋。

一切都是飘渺而暧昧的。黄皮肤一样的雾灯，旗袍一样的古典性感包装，秀发随风起浪一样的音乐，以及位处海景大厦五十九楼云雾缭绕的高空。

傍晚，莫玄子的白色阳光车才在咖啡屋楼下停了下来。

他抬头望了望，一层灰色薄雾披在海景大厦的头上，咖啡屋窗外的霓虹灯已开始像星星在半空闪烁。整座大厦犹如在晚风中等待丈夫打鱼归来的海边少妇。

莫玄子钻出车门，心情像早晨刚打开门的深山古庙，清爽的风跟泉水一样洗面而来。

哪一天能死在这种咖啡屋里，也算是人生的一种超脱。莫玄子想。

莫玄子的思维跟别人不一样。他喜欢在幸福的时候想起地狱，习惯在悲伤的时候想到天堂。

莫玄子上了电梯。刚踏进西餐咖啡屋门口，一股似曾



9.6.43.6.3.4.3.3.3.3.4.0.9.8.1.4.2.8

相识的味道就扑面而来。

也不知怎么的，偌大的咖啡屋里，竟然只有一个客人。也许是打鱼的人都还未归来。

莫玄子知道这惟一的客人是夏小红。一个小时前，他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夏小红主动约他在这里见面。

玻璃窗旁，青翠竹下，夏小红悠闲地翻着一本女性杂志。几丝云雾缠缠绵绵地在窗边隐约飘过。

天还没太黑。服务员就给夏小红点了一支红色蜡烛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夏小红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广告页面上。广告里有一对荷尔蒙特别丰富的情侣，旁边是一小瓶香水。广告语是：香水瓶一开，荷尔蒙自然来。

这是什么社会，广告语越来越他奶奶的庸俗了！夏小红暗暗骂道。

骂归骂，但她还是想象着广告中的男人就是莫玄子，而那个一脸陶醉的女人就是她自己。

今天是星期六。都市白领、金领们也只有这个时候才可能这么悠闲。而白领、金领中的成熟女性，才可能选择这么充满荷尔蒙味道的咖啡屋。

夏小红已是少妇，是男人当前最喜欢的那种知识型少妇。

这年头，少妇越来越吃香，害得许多少女都巴不得马上变成少妇，空姐已变成了空嫂，秘书小姐已变成了秘书嫂



子。各企业的女人一结婚，好像也爬得特别快。就连网络聊天室的“小妹有约”房间里也是空荡荡的，而“人到中年”房间里的已婚女人却四处受围攻。

也许是著名作家林语堂的说法感染了现代都市人：十五六岁是第一泡茶，苦涩多芳香少。十八九岁是第二泡茶，芳香刚起苦涩犹存。少妇是第三泡茶，苦涩将尽芳香正浓。

夏小红不算特别漂亮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也还属于第三泡茶。

莫玄子突然觉得有点伤感。人们背地里说他和夏小红有“关系”，可事实上他们只是互相欣赏。

莫玄子觉得她是个很善解人意、踏实可靠的人，也是他的忠实支持者。夏小红很赏识他，甚至对他有点崇拜。

夏小红内心感觉和莫玄子的关系模模糊糊，黏黏糊糊，有一点点荷尔蒙的味道。

莫玄子在夏小红对面坐了下来。

夏小红抬起头，说：“吃点什么，今天我请客，知道你心情不好，特意约你出来散散心。”

莫玄子微笑着说：“谢谢。”

看着夏小红纯净的眼睛和对他粉红色的感情，莫玄子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
莫玄子说：“如果我离开这家公司，你还会继续做下去吗？”



2015.10.10 10:10:10

夏小红摇了摇头：“没想过。”

莫玄子像指点迷津似地说：“我走后，如果你想继续在这公司做下去，现在就得和李黛搞好关系，否则她以后会整你的。我知道她的性格。”

“人家是董事长助理，傲着呢，接近不了。”

“就是因为她傲气有余温柔不足，我才提醒你将就着她。”

“你就肯定你会离开，而她就肯定接替你的位置？”夏小红问。

“这是迟早的事，如果这一点都感觉不出来，那是不是我的荷尔蒙太少了？”

“什么狗屁理论！感觉灵不灵跟荷尔蒙有什么关系？”夏小红笑着说。

“荷尔蒙太少的男人，说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荷尔蒙足够的人，像我这样的，‘说行就行，不行也行’。”

莫玄子用电视剧主题曲里的句式跟她开玩笑。

夏小红笑了，笑得很暧昧。

“其实，这几年你很拼命，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，很冤。你就是要走，王主席也不会让你走。”

“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在深圳这么多年，虽然没赚多少钱，但谋生能力还是有的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长期呆在一个地方，也未必是好事。而且也没有必要在一棵大树上吊

死。”

“男人和女人不一样，女喜欢稳定，男爱好‘飘’。”

“从总体说，稳定并不是好事，那样会让人产生惰性，渐渐地失去了创造力。农民的工作最稳定，所以最缺少创造力，对吗？”莫玄子说，“人就是要不断给自己斩断后路，才会不断往前冲。”

“要不我跟猎头公司联系一下，让他们把你挖去一些更好的大企业。”

“不必要，我想安静一段时间。你知道，我是很喜欢寂寞的。猎头公司一联系上，烦恼可能更多。而且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”

夏小红看着莫玄子的脸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她向服务员招了招手，要了两杯咖啡、一份苹果沙拉和两份西餐。她本想要两杯红酒，但她知道莫玄子不爱喝酒，便没有要。

夏小红品着咖啡，心里默默地品着她眼前这个熟悉而陌生的男人。她觉得莫玄子就是咖啡，由很多种味道组成，有回味的内涵。

想起自己的男人，整天在香港除了赚钱还是赚钱，回深圳也满脑子是钱，没有多少能值得回味的东西，整个人就像一台 ATM 机，夏小红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

命运最喜欢跟人开玩笑，好男人往往是别人的老公。

夏小红开始对这句话有所感悟。

夏小红觉察到，自从上星期季董事长突然莫名其妙安置了个漂亮女人在公司，莫玄子的心就特别矛盾。他知道来者不善。她也知道善者不来。

季董在香港总部兼任副总裁，平时不在深圳办公，安置一个很有杀气的女人，无疑是想温和地挤掉莫玄子。

这个很有杀气的女人就是李黛。夏小红对她也没什么好感。莫玄子让夏小红和李黛搞好关系，夏小红觉得有点难。

这是另一种温柔陷阱。夏小红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感悟到如今的商界竞争就是一场高智商的搏杀，单位内部的竞争就是一场温柔决斗。

越想越累，干脆不想了。夏小红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。抬起头时，她发现莫玄子正痴迷地看着她的眼睛。

夏小红脸上突然泛起一层少妇特有的成熟的淡淡的羞涩。她低着头，喝着饮料，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莫玄子的脚。

莫玄子有点感觉，却没反应出来。他希望她继续轻轻地踢下去。

莫玄子全身的感觉神经都集中到脚上，每条神经都严肃待命，随时恭候夏小红脚尖的光临。

莫玄子等候了十多分钟，夏小红的脚终于还是羞于光

临。但他们的眼神却互相感触了一阵子。

他们并肩走出咖啡屋时，已是星光点点，夜灯缤纷。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流，都去向分明，行色匆匆。莫玄子和夏小红却有些茫然。

夏小红不知道怎么安慰莫玄子，总觉得这个时候不能让莫玄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去。那样有点冷酷。

走到车旁，夏小红突然转身对莫玄子说：“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走走？别老是一个人呆在你那个鸟窝。”

“去哪呢？”莫玄子问。

是啊，去哪呢？夏小红也没有心里准备。

她抬头一瞥，远处有座山，黑蒙蒙的一条波浪横亘在两座大型立交桥之间。闭上眼睛，苍翠而深远，如黄昏中的一幅水墨画。凝神静看，整条山脉又如大力神张开的两只肌肉嶙峋的手臂，神秘而性感。

夏小红揉揉眼睛，感觉那应该是深圳有名的笔架山。笔架山位处深圳市区，夏小红却从无暇身临其境，隐约有点遗憾。

她问莫玄子：“要不，到笔架山下走走？”

莫玄子没表态。

夏小红说：“今天我来开车。”

莫玄子说：“你行吗？”

“怕死吗？”

“怕的是死不了。残废了,你有人养,我可没有。”

“别说不吉利的话。我是你的手下,给你开车是理所当然的,不行也得行。”

白色阳光有点像白马王子,夏小红一踩油门,就有点快感。

夏小红边开车边说：“要是你走了，以后我们公司下属的二十多家玩具连锁店可能会一塌糊涂。那是你一手策划出来的，不懂行的人行吗？”

“听说这女人也有两下子，别小看人。做玩具行业，不是什么高科技项目，没什么奥秘的。而且，有季董撑腰，这女人也一样可以干得红红火火。”莫玄子指的女人就是李黛。

“她以前是做化妆品和美容业的,对这行业可不熟悉。我也不知道季董看上她什么?”

莫玄子说：“她可能还是有能力的，就是满脸的杀气，让人看了不舒服。”

“我这里先表个态,不管你以后继续呆下去,还是自己干,我都会支持你。”

莫玄子一听，心头有点热。

“有你这句话,就足够了,我什么都不需要了。”

“金钱和感情都不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

“那你去做和尚吧。他们不需要钱，也不需要感情。”夏小红说着，身体不知不觉地散发出性感的风情。

“我没说我不要呀。”

“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对这两方面无所谓。”夏小红娇柔地说。

“那要看什么钱，什么感情，对吗？”

“那你喜欢什么钱，什么感情？”

“当然是自己的钱，属于自己的真感情。”

“什么是属于自己的真感情？”

“第一，不是虚伪的。第二，不是别人的。”

“算了，不问你了。反正回答不清楚的。”

“你的问题回答越清楚就越糊涂了。”

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几句话的工夫，车就到了山脚下。

笔架山是孤独的。离深夜还有一大段时间，就几乎没有人影，远处几点夜灯也无精打采地眨着眼，打着瞌睡，疲惫的样子。

莫玄子和夏小红并肩无目标地走着，不知聊些什么。

这段时间来，莫玄子觉得体内有一座隐藏的火山。生理的压抑和工作的压力，压得他很想爆发。他迷迷糊糊觉得一波很柔很柔的水，来熄灭他内心红红的泥浆，来滋润他粗糙的精神。



莫玄子觉得再这样呆下去，思想将刹不住车，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天突然下起了小雨。凉风阵阵，草香入肺。夏小红的体香，如小梅沙海湾的波浪，温柔地拍打着莫玄子的鼻门。

莫玄子觉得再这样呆下去，思想将刹不住车，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夏小红指着前面一棵荔枝树下的小草屋说：“那有个小屋，我们去避一阵雨。”

小草屋是人家搭来守荔枝的。每年五六月份荔枝成熟的季节，才有人暂住，平时荒凉破落似鬼屋。

鬼屋很原始，稻草在屋顶摇曳，阴风阵阵。没有门，里面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莫玄子用脚试探环境，探到了屋里有一张破旧的床，床上只剩下几块木板。走进屋子，他们突然毛骨悚然。几只夜虫鸣叫着，更衬托出夜的阴森幽静。最恐怖的地方就是最神秘的场所。他们都没有跑出来的想法。

夏小红想让气氛活跃一下，开玩笑说：“要是有人来抢劫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我除了先下手，把你抢走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”

“抢得走吗？要是人家拿出刀来，你可能跑得比我还快。”

“那我现在就抢？免得等一下夜长梦多。”

“平时在公司看你一本正经，没想到这么坏。”夏小红用手轻打莫玄子的胸部。



“总比被坏人抢走好啊。不是吗?”

“我看你就是坏人。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但只对你一个人坏。而且这时候才想坏。”

夏小红感觉体内有一股热流涌过，黑暗中不自觉地去拉莫玄子的手。莫玄子轻轻地把她抱在怀里，静静地听她的呼吸和心跳。

夏小红的身体柔得像一团糯米果。莫玄子很想一口气把她吞下去。

隔着衣服，莫玄子还能感到夏小红圆润的乳房像两座小火山，热乎乎的，微微颤动着，有一触即发的征兆。

莫玄子的体内骚动了起来，他想控制，但来不及了，一阵热浪翻腾倒海，汹涌而来。

莫玄子猛地亲了夏小红的嘴唇。夏小红把他抱得更紧了。两人都差点喘不过气来。

暂停了一会儿，夏小红说：“我那死鬼好久不碰我的身体了，也不知道和几个狐狸精勾上了。”

莫玄子一听，像疯狂的野牛，把糯米果从上到下拱得一塌糊涂。夏小红感觉身上像刚淋了一场狂风暴雨。

夏小红的身子慢慢地软了下来。她顾不及床上的木板是否干净，一屁股坐在床边，低头抱着莫玄子的大腿。

莫玄子感觉突然一股热湿气包裹着下身，人好像飞了



莫玄子的手禁不住穿过衣服去探索夏小红的胸部。她粉嫩的乳房像两个开关，一触碰，电流就传遍全身。

起来，像火箭正在升向太空。

夏小红轻微地呻吟起来，手迫不及待地去掀莫玄子的衣服。

莫玄子把她抱了起来。夏小红在飞，莫玄子也在飞。